

荷香诗韵

■简兮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自先秦以来，荷花便以其绰约风姿，成为文人笔下的文学主题，在唐诗宋词里，更是荷香雅致，诗味韵长。

盛唐才子王昌龄的《采莲曲》，恰似一幅氤氲着水汽的水墨丹青：“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诗人没有在意直接描绘采莲少女的容颜，而是巧妙构思，将少女的绿罗裙与田田荷叶融为一体，盛开的荷花与少女的脸庞相映成趣。她们穿梭在荷塘中若隐若现，直到清脆的歌声传来，才惊觉塘中有人采莲。这种不见人影，只闻歌声的意境，让人仿佛置身于神秘的仙界，整首诗意境优美，生动活泼，富有强烈的生活气息。

而以写实著称的白居易，他的一首小诗《池上》却另辟蹊径，将荷花与童趣编织得妙趣横生，读来让人哑然失笑：“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夏日荷花盛开，散发着迷人的芳香，吸引着天真烂漫

的孩童，一个小娃偷偷划船采莲。不谙世事的他们不知隐藏行迹，那一道被小船划开的浮萍，暴露了他们的“小秘密”。诗人寥寥几笔，便将孩童的天真可爱，憨态狡黠，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到了宋代，文人笔下的荷，有了多层次心绪的褶皱，别具一番韵味。“四面垂杨十里荷，问云何处最花多。画楼南畔夕阳和。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且来花里听笙歌。”苏轼的这首《浣溪沙·荷花》写于公元前1091年，那时他任颍州太守，一天在颍州西湖观赏荷花，忽然感觉官场的孤寂、无聊，在朝堂受到当权者的排挤，不断外放，虽说苏轼是豁达明朗之人，可那种官场上的失意，亲人间的离别，勾起他内心的微澜，诗人试图以酒消愁，在荷香笙歌中寻求慰藉，荷花成了寄托心绪的载体。全词心绪大起大落，心物交融，形成强烈反差。

同样写西湖夏荷，杨万里则是浓墨重彩，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首诗中，留下千古名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他如妙手丹

青，寥寥数语，便让西湖盛夏的景色跃然纸上。那铺天盖地的莲叶直至天际，形成一片浩瀚的绿海，灼灼荷花，迎风摇摆，香气袅袅，在这首诗里，表面是诗人对西湖美景的赞美，实则暗藏对友人的深情眷恋，借绚烂景致传递自己缱绻离思。诗人以景寄情，余味悠长。而他的另一首《小池》同样令人拍案叫绝，“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更是以灵动笔触捕捉到初夏荷塘的微妙生机。

“山有扶苏，隰有荷花。”一直以来，荷花以“花中君子”之姿，登上文学舞台，开启千年文脉传承。周敦颐的《爱莲说》更是借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本质，颂扬那些在浊世中坚守本心、洁身自好的人，他赋予荷花隐士般的高洁形象。

“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

古往今来，无数诗人荷花驻足，将情愫倾注于花叶之间。一洼方塘，一池荷叶，粉荷亭亭间，风吹过，绿浪轻涌，暗香浮动——这穿越千年的美，始终在文脉中流转，成为永恒的精神图腾。

夏天的歌吟（组诗）

■魏有花

蝉鸣夏韵

烈日炎炎下
林间深处
蝉鸣悠悠响起
每一声
都蕴含着夏的热烈与悠长

绿叶为幕
阳光作裳
蝉儿们
身披金甲闪亮登场
高歌在枝头之上
用嘹亮的嗓音
唱响夏的华章

夏风轻拂
带来丝丝凉爽
却吹不散
蝉鸣中的那份狂热
它们用生命
诠释着夏的热烈与奔放
在短暂的时光里
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夏夜蛙鸣

夜幕低垂
稻田的深处
开始蛙鸣四起
一声声
跃过心田
泛起涟漪

月挂柳梢头
风过稻香浓
蛙儿们
不知疲倦地合唱着
在寂静里沸腾
在黑暗中闪亮

它们诉说着水乡的柔情
演绎着夏夜的欢畅
每一声
都是对泥土的深情

夜渐深，星更沉
蛙鸣将更加热烈
它们不问归期
只为这夏夜
唱出最真挚的声音

蛴蛴唱夏

绿荫深处
一缕清风
携来蛴蛴的歌咏
它们隐于叶间
却难掩热情
唱响了
这夏日的序章

阳光斑驳地洒落一地
蛴蛴的鸣声
与光影共舞徜徉
它们不问世间纷扰
只愿此刻欢畅
用那清脆的旋律
编织夏的梦幻篇章

草丛间
是它们的舞台
每一片叶子
都轻轻摇晃
蛴蛴们
以最真挚的情感
唱出了
对夏天无尽的爱恋与向往

夕阳西下
余晖洒满天边
蛴蛴的歌声
依旧响彻云间
直到夜的深处
梦的边缘

雪原

第1494期

■李斐

微风轻点荷塘波纹
鼻尖接住漫溢的清芬

游人争与粉荷合影
菡萏蘸满蛙鼓
于浮萍间隙
写就一池诗行

目光垂作钓线
伴着蝉鸣
打捞水中诗意

荷塘原是光阴绣棚
你我执针，借朝暮雨露
为盛夏，绣一身繁花

田埂一瞥

风，翻閱庄稼
写给乡亲的情书
条条田垄，是信的折痕
藏着土地的爱

菡萏探首，悄悄窥望
谷禾覆盖麦茬
与流云比青

我轻放脚步
唯恐惊扰一眸惊鸿
鞋底黏着绵软田土
印下细碎和声
与遍野青禾一道
伴长风，缓缓入行

荷花轻敲心门

荷花铺开一方花毯
一朵，又一朵
网住游人投向水面的目光

谁能如你
花开时，心门涌进禅光
花谢便结莲藏籽
藕静卧淤泥
于水土深处
蓄满人间丰盈

草木的“颜值”

■聂顺荣

世间万物，皆有模样。花草树木，看似寻常普通，随意生长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没有精致的养护，没有刻意的雕琢，却自带干净舒展的姿态。我总觉得，草木的颜值，不靠艳丽点缀，不靠精心修饰，是顺着时节自然生长出来的清爽与温润，藏着最朴素的生活美感。

小时候常年待在乡下，目光所及都是成片的草木。那时年纪小，只懂得分辨花草能不能玩、野菜能不能吃，从没留意过它们的样貌。长大之后辗转城市，见惯了修剪规整的景观绿植，回头再看乡下肆意生长的草木，才慢慢发觉，最动人的颜值，往往藏在无人在意的乡野之间。

乡下人家的院落，并不特意种花草，却常年绿意盎然。墙边的青苔、阶前的野草、院外的藤蔓，顺着墙角、田埂自由生长，高低错落，疏密有致。没有人工造型的刻板，每一株草木都按着自己的节奏抽枝展叶，舒展身姿。春日新叶嫩绿，夏日枝叶浓翠，秋日枝叶沉静，哪怕是冬日枯落的枝干，也有着利落通透的形态。四季流转，草木变换样貌，岁岁年年，各有风姿。

老家的外婆，格外偏爱这些寻常草木。她不懂园艺审美，也说不出雅致的词句，却总能把院里的草木打理得清爽好看。别人种菜只求长势旺

盛、收成丰厚，不讲究枝叶排布，外婆却不一样。播种、移栽之后，她会细心理顺枝叶，拔掉杂乱的杂草，理顺蔓延的藤蔓。黄瓜藤、豆角藤顺着竹竿攀爬，枝叶排布均匀，疏密得当，藤蔓缠绕却不杂乱，花果点缀其间，看着格外舒心。

邻里常打趣外婆，种菜而已，没必要这般细致，多花的时间不如多打理几分田地。外婆只是笑笑，依旧保持着自己的习惯。在她眼里，草木和生活一样，不管用途如何，都该有规整舒展的模样。种菜是为饱腹，打理枝叶是为养眼，日子过得粗糙与否，全在自己的心境。

从前我不懂其中深意，只觉得外婆太过细致。寻常的野菜野草，在田间随处可见，大多数人随手采摘，不管枝叶好坏。可外婆采摘野菜、嫩苗时，总会挑选长势匀称、叶片饱满的植株，轻手轻脚采摘，保留完整的枝叶形态。带回家清洗干净，摆放在竹篮里，青嫩干净，错落排布，简简单单的草木，也能生出温润的美感。

乡间的草木，大多朴实无华。蒲公英、车前草、马齿苋，随处扎根，生命力顽强。它们没有娇艳的花朵，没有出众的外形，默默生长在角落，不与人争，不逐热闹。可仔细观察便会发现，每一片叶片的舒展、每一株枝干的挺立，都恰到好处。清晨沾着露水的嫩叶，午后迎着日光的枝叶，微风里轻轻

晃动的枝干，平凡的草木样貌，治愈着乡间平淡的日常。

外婆常说，草木的好看，不在于名贵，而在于鲜活。无论是庭院精心栽种的绿植，还是野外肆意生长的野草，只要认真扎根、认真生长，舒展枝叶，便是最好的模样。人生亦是如此，不必追求华丽光鲜，踏实度日，认真生活，自带光彩。那时懵懂的话语，如今细细回味，满是通透的生活智慧。

常年生活在城市，街边的景观草木修剪得整齐统一，精致却少了几分灵气。反观乡下的草木，自由生长，随性舒展，带着自然纯粹的姿态。它们不惧贫瘠，不惧风雨，扎根泥土，顺势生长，朴素的模样里，藏着蓬勃的生命力。这便是草木最动人的颜值，是历经风雨依旧向上生长的坚韧，是顺应时节依旧鲜活的纯粹。

慢慢懂得，草木的颜值，并不在于外部的形态。鲜亮的枝叶是表象，扎根泥土的坚守、岁岁生长的坚韧、默默舒展的温柔，才是内核所在。寻常草木不张扬、不夺目，默默装点大地，温柔治愈人心，这般朴素鲜活的样子，便是世间最动人的风景。

生活亦是同理。真正的美好，从不是精致华丽的包装，而是平凡日子里，认真对待生活、踏实奔赴日常的态度。用心打理细碎光景，认真对待平凡生活，普通人的日子，亦如乡野草木，朴素干净，自带光彩。

紫丁香（外一首）

■盛近

时光如此热烈
心情却如此纠结
情到深处
这簇拥的爱一片红艳

月光不解风情
它淡然地数过花期
让细长的身影
割裂花香

这爱，如潜送的芬芳
汹涌澎湃
像一场欲来的山雨
要淹没一座欲望之城

鸢尾花

鸢尾拂过梦境，像一双
爱的小手
岁月掠过无痕
一只蓝蝴蝶
突然占据大片的天空

会鸣叫的蝴蝶
她的话语交给了风
一只甲虫在她的花香下沉醉
一颗纤弱的心
在颤抖

迷幻的翅膀在阳光下扑闪
忽然化作漫天的彩虹
一份情感就此走失
成为叶尖上欲言又止的
缄默